

凌力／著

暮
鼓晨
钟
三



不错，这次刮起的换地风，与三年前那次大不相同。眼下，换地是虚，再次圈地是实；要求各旗按祖制公正排列位置是表，打击苏克萨哈的白旗是里！

所以，老祖宗要求他不介入、不轻举妄动，要求他“隔岸观火”。

或许，老祖宗认为这是除掉苏克萨哈的好机会？

玄烨一回头，正触到皇后探究的目光，心里隐隐觉得不舒服，便故作轻快地一摆头，松开眉头，让唇边带出笑意，看一看棋盘，顺手把那颗沾满手汗的黑棋子漫不经心地撂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老祖宗啊……真是老祖宗！”

这句话意思很含糊，可以理解为对太皇太后的极高赞美，也可以认为是对老祖母过于持重的不满。皇后不去深想，继续布着她的白子，又轻声说：“孔姑姑要往广西驻防去了！”

玄烨差点儿跳起来！只是记住了自己身为天子应有的风度，才勉强抑制住，但却掩不过眉目间的喜悦：“也是太皇太后的旨意么？孔姑姑愿意远去广西？”

“是孔姑姑自己要求去的。刚才她也来给太皇太后请安，我去慈宁宫时候，她已经跟老祖宗说好半天了。听老祖宗的意思，要封额驸孙延龄一个广西将军，孔姑姑给郡主品级执事，一同前往，掌定南王旧部哩！……孔姑姑以一年轻女子而为一镇藩王，和平西、平南、靖南三镇平分秋色，也是咱大清的一段佳话呀！……”

玄烨又是那句话：“老祖宗啊……真是老祖宗！”他喜滋滋地又下了好几个子，把东北角先占到了手。

“哦，对了，”皇后仿佛刚刚想到，“老祖宗说，冰月妹妹也快要出嫁了。”

玄烨的手一哆嗦，棋子“叮哨”一声落下去，砸到另一颗棋子上，跳了两下，掉到炕桌底下去了。侍从宫女连忙抢过一步跪下拾起棋子，轻轻放进棋孟。

玄烨另拿了一颗棋子，好半天不能出手，垂眼似在看着棋局沉思，睫毛却在“簌簌”发抖。皇后专心专意地在棋孟中挑棋子，其实白玉棋子颗颗都一模一样，能挑出什么呢？但可以不看皇上的容色。

“下嫁哪一家？”

“靖南王耿继茂之子、三等子爵耿聚忠。听老祖宗说，可是一位英俊有为的少年将军呢！配得上咱们的冰月妹妹。”

玄烨全然没有答话的意思，仍然拈着那颗黑子低头沉思。

皇后于是又轻声说：“咱们大清的公主，自来下嫁蒙古。蒙古各旗对朝廷也亲情深厚、矢忠不二。只近十年，公主才有下嫁汉家藩王之例。建宁长公主下嫁吴应熊、和硕和顺公主下嫁尚之隆，如今又下嫁耿家。这三藩要是再生二意，可就太没良心了！”

玄烨抬头，皇后眼睛里满是同情和体谅，这使他格外难以忍受。他终于把手心里捏得发热的那颗棋子扔回去，慢慢站起身，暗声说：

“下午奏事处又送了奏本来，我想还是今晚把它看完的好，明天就可转到辅臣那里批转，不至于误事……”

皇后眼里闪过一丝失望，但又立刻换上笑容，柔顺地一低头：“皇上说的是。”

小太监服侍玄烨披上一领漳绒披风，他便在两对红灯的导引下，离坤宁宫回乾清宫去了。皇后在门外跪送，眼看黑沉沉的夜色中，浅浅淡淡的星光之下，那两对红灯如同浮悬在空中，

越飘越远，心头很不是滋味，在宫门前站了许久。

回到乾清宫，玄烨便钻进他的小书房。等待从的太监宫女都退出去、书房里只乘他一人时，他才猛地伏在炕桌上，紧紧抱住了脑袋。心像被挖掉了一样，空空荡荡的，难受极了。嗓子眼里一块又热又酸又柔韧的东西死死堵在那儿，憋得他出不来气……如果能大喊大叫大哭大闹，也就痛快了！可是他不能，他是皇帝，他得顾及皇帝的体面和身份！

他已经大婚，有了一位皇后和四位贵人；冰月是他的堂妹，皇家家法不许通婚，这都是实情，并非他负心。一年多来他也习惯了，自觉没有对人不起的地方，心情平静自如。

今天，冰月将要出嫁的消息，一下子揭开了他心上蒙着的自我安慰的假面纱，此刻，要永远失去她之际，他才悟出她的宝贵。世界上只有她最懂得玄烨，而玄烨只有在她面前，才觉得无拘无束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说去笑去做任何事情，并绝对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她都能领会、都能接受、都真心实意地喜爱，而不必像在皇后贵人们面前，必须维持一副皇上的嘴脸和架子。这种知己感、亲切感，玄烨不能从任何其他人那里得到，从今以后，玄烨到哪里去寻找另一个自我呢？

走了，走了！都走了！

四贞离京而去，冰月下嫁了，幼时的红颜知己风流云散，再难相聚了！

怪谁？玄烨以皇帝之尊、天子之威、赤子之心，都不能够留住她们。

四贞自然有她的苦衷，她不愿意。可冰月呢？

说到头，是他对不起她，是他负心。是他负义啊！

对冰月，如冰似月的花蕾般的女孩儿，一片诚挚之心的女

孩儿，他有罪呀！……

她就要走了，玄烨真诚无邪的少年情爱，也被她带走，永远不会回来了！玄烨正在一点一点地埋葬自己最可珍贵的真情……

玄烨竭力克制，却无法止住喉头的几声呜咽。他手中抚弄着一只美丽的荷包，包上粗简地绣着白云之中扬鬃飞奔的小红马。这是冰月给他的生日礼物，看着它，多少令人心醉的往事涌上心头……然而，这都是梦，都是叫人割舍不了的美梦。她走了，梦醒了，花谢了，月亮被乌云遮住了……

玄烨猛地用双手蒙住脸，大滴大滴的泪珠，从指缝间淌下来、淌下来……

六

八月初九，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受封为郡主，随同她的丈夫广西将军孙延龄出京，往广西驻防。太皇太后亲自送行，直至永定门外。文武百官都随同相送。北京城里万人空巷，都出来看这盛大的场面。孔郡主的仪从，太皇太后的仪驾，把古老的北京街道装饰得绚烂夺目，仿佛彩霞落到了人间。百姓们许久没看到这样的热闹了，过了好些日子，还在津津有味地谈着那天的见闻。

九月底，安亲王岳乐的女儿、自幼抚养宫中的冰月，被封为和硕柔嘉公主，下嫁靖南王耿继茂之子耿聚忠。京师又是一番轰动。下嫁礼仪之隆重、排场之大、嫁奁之丰富豪华，都令人叹为观止。太皇太后把东华门外原来孔四贞住在那所宏大华贵的府第，赐给了柔嘉公主，靖南王耿继茂也专程由福建赶回

京师,迎接第二位皇家韵女儿进入耿家。第一位,是肃亲王豪格的女儿,一位郡主,下嫁耿继茂的长子耿精忠。耿精忠因此被封为和硕额駙。

八九两月,与喜庆同时,还有另外一些叫人鼓舞的迹象。经首辅索尼认可,一批有真才实学、精明干练的汉官升入六部都察院,顶替了原来那些唯唯诺诺的老官僚,使六部的办事效率明显好转。他们是:礼部尚书梁清标、兵部尚书龚鼎孳、刑部尚书郝维纳、工部尚书朱之弼,加上原有的吏部尚书杜立德、户部尚书王宏祚,还有新任的左都御史王熙,成为康熙年以来六部尚书汉官最有能力的一批人才。

特别引人瞩目的,是王熙。他父子两代都受顺治帝的特知,极为宠信。顺治将逝之际,曾召王熙赴养心殿撰写遗诏,可算是心腹之臣。康熙即位、四辅臣柄政,王熙这位加礼部尚书衔的翰林院掌院学士,竟被改派为弘文院学士,当了许多年的闲官。这次他被重新起用,意味着什么?朝廷内外许多人都注视着,猜测这次官场变动的真实背景。

直隶河南山东总督朱昌祚和直隶巡抚王登联,借着这股风又向朝廷上书,请求停止圈换土地。苏纳海和他手下去丈量土地的官,一面消极怠工,一面收集许多不愿圈换土地的正白、镶黄两旗民的诉词,也将向朝廷奏请停止圈换。

人人都看到朝廷里辅臣的气势在往下跌,皇上就要亲政、辅臣即将交回权柄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。有人已断言,明年,康熙六年的元旦起,皇上就要坐殿、亲自处理机务了。朱昌祚、王登联和苏纳海很可能得胜。

不料,十一月二十,辅政大臣连传两道圣旨。立刻粉碎了所有的谣言!

第一道,专门针对朱昌祚和王登联的奏疏:“总督巡抚俱各有专任职掌,这地土事但应照所委料理。将已定之事越行干预、纷更具奏,事属重大!着吏、兵二部会同议处,具奏!”

第二道谕旨就更厉害了:“谕吏部、户部:镶黄旗户部官员、旗下官员差去换地,俱已回来。户部尚书苏纳海等,带如许官员、数月之久尚未给地,官员擅自回来,何不奏明?尔二部速差人去,将镶黄旗换地去的副都统三员禁守;尚书苏纳海拿来禁守;总督朱昌祚、巡抚王登联拿来,尔二部议奏!圈换地土事情,着侍郎巴格前去料理!”

真如晴天霹雳!顿时震醒了许多人。

苏纳海、朱昌祚、王登联被拿入狱,令人们看清了:辅臣仍然操持着国柄;黄旗与白旗的争端,发难的鳌拜决不会认输,支持他的遏必隆和索尼也绝不会后退;六部的掌印堂官仍旧是满洲大员,而吏部满尚书阿思哈此时又兼任兵部尚书,正是鳌拜的心腹……一时朝野悚然,意识到,又一场大狱即将开始了!

果然,吏部兵部很快就议复:苏纳海、朱昌祚、王登联俱属事犯重大,应革职,交刑部议罪;其下办理圈换地土的大臣、副都统、郎中等,分别给以革职、降级处分。

事情交到刑部,便成了公开的刑事大案。京师、直隶又一次震动了。

十二月二十,四名辅政大臣应皇上宣召,来乾清官陛见。这是玄烨第一次正式召见辅政大臣议政。虽然昨夜老祖宗已经跟他仔细交代了议什么、如何议,以及议时应有的分寸,他还是有些紧张,有些兴奋,有些激动。他牢牢地记着祖母的教诲,拿定他天子的威严气度,何况还有众多的御前侍卫、御前太监在

前后左右威风凛凛地排列着为他壮胆呢！所以，在香烟缭绕的乾清官，当四名功高权重、神态威严的辅政大臣一起跪在他面前叩头时，他能够十分坦然，声音清朗响亮，从容地说：

“卿傅请起。赐座。”

他的气度，自己满意，辅臣们也暗暗惊奇。当他们按顺序分左右坐在貂褥座垫上时，都不由自主地从不同角度悄悄地打量这位少年皇帝。

皇帝身着便装，外衬貂皮出锋的明黄缂丝披肩，头上一顶貂帽，帽顶和帽前都缀着硕大的东珠。脸的轮廓还是个少年，严肃的眼睛却流露出成年人的深思。这双明亮的眸子，顺着鳌拜、苏克萨哈、索尼、遏必隆的顺序，细细看过一遍，停留在首辅索尼身上。他口齿清晰地说：

“朕尚冲龄，而天下事务殷繁，赖卿傅等代为料理，忠劳可嘉。”

索尼连忙答道：“先皇帝遗诏付托，辅政乃奴才等本分。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等庸劣愚鲁，惟以忠诚仰报先皇帝大恩。”

玄烨于是开门见山地说：“镶黄、正白两旗圈换土地、吏兵两部议复及刑部议复，朕已看到。愿闻其详。”

鳌拜向以直言著称，便首先摆出了正大光明、无懈可击的理由：仰承先皇遗诏，凡事俱遵祖制，恢复太祖太宗皇帝所定的八旗两翼顺序。

玄烨听罢，点点头：“两旗换地，原在理中。但圈占民地，有无不便之处？”

索尼奏道：“奴才等商议，八旗是立国之本，使八旗安居乐业，乃朝廷诸事务之首。二十年来，旗下人口繁衍，日增日多，

而庄田日减日少，不足以赡养家口，如何能安心披甲征战、为国宣力？圈地之举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况且只在直隶数州县，无伤大局。”

玄烨皱了皱眉头，不禁想起王登联奏疏中的话：“夫土地人民者，乃皇上之大宝。咫尺之地亦为君土。匹夫之人亦为君民……”这段话曾让他热血沸腾，拍案而起；曾让他在太皇太后面前琅琅背诵，并兴奋地向老祖母保证：他一定要制止两旗换地、圈占民田的弊政！

记得太皇太后那时没有说话，连平日慈祥温和的笑容也消失了，只用那么忧郁的目光望着他。等他渐渐平静下来，她才令孙子走近跟前，慢慢的、轻轻的，给他泼着一勺又一勺的凉水：你还未亲政便干预朝政，随意推翻辅政大臣的决定，他们如何感想？他们若因此谢政告退、撒手不管怎么办？若是更坏，因此而生异心怎么办？你一个十三岁的小皇帝，凭什么力量与他们抗衡？……

玄烨冷汗淋漓，清醒了，第一次发现自己处在尊贵而又孤独的地位上，第一次懂得了自己面临的危险。但他不想退缩，反而在心底生出要较量一番的强烈愿望。他要接近和重新认识这四位辅臣，摸清他们的底细。史书和通鉴里，不是有好几位这样聪明的皇帝吗？……所以他向太皇太后说：这事他可以不管，但要过问。当时太皇太后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看了片刻，他勇敢地经受住了。没有把眼睛移开。太皇太后终于点点头，说了一句至关重要、但过于露骨的话：

“眼下要谨慎小心。不可得罪他们。”

眼下？那么以后呢？是不是太皇太后已经预见到，以后皇帝和辅臣之间，终究要发生“得罪”的事情呢？

现在,真的和辅臣一接触,玄烨立刻明白了,在圈换土地的事情上,辅臣们是不会让步的。他眨了眨眼睛,“哦”了一声,再次对辅臣们看过一遍,说:“那么,刑部议复的处分,卿傅意下如何?”

刑部审讯后上奏说:“苏纳海拔地迟误、朱昌祚王登联纷更妄奏,事属重大。然查律无正条。苏、朱、王俱不准折赎,鞭一百,除妻妾外,家产籍没,照兵丁留给财产。”

鳌拜立刻站起来回答皇上的询问:“禀皇上,苏纳海身在正白旗,故而对两旗换地心怀不满,再三阻挠。他本是专差圈换地土的大臣,却屡屡拖延,今日说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,明日说正白旗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,又不指名题奏,足见是谎言惑众!一见督、抚等题请停止圈换,更有意观望迟误。对奉旨责成之事毫不尽力,种种奸巧,实属藐旨慢上,情罪重大,应置重典!”

鳌拜奏罢,拿眼睛看看对面的遏必隆,遏必隆也立起身启奏道:“禀皇上,朱昌祚王登联将奉旨已定之事,不钦遵办理,妄行纷更题奏,已属犯上;竟又私自将奏疏给苏纳海看,有结党营私之嫌;最不可恕的是身为汉军旗地方官,疏中不止言民间困苦,竟敢将旗下不愿迁移之处一并具题!王登联更是危言耸听!……情罪俱属重大,应置重典!”

玄烨没料到平日极少说话的遏必隆这么义愤填膺。他所指王登联的“危言耸听”,想来定是令玄烨大为赞叹的那段“天经地义、定而无疑之理”了。看来,这段话触着了他们的痛处,连遏必隆都奋起反击,何况鳌拜、索尼这些人呢?

索尼果然也站起来了。他近日常常生病,须发尽白,显得更老了。但在镶黄旗与正白旗这场争斗中,他毫不犹豫地站在

镶黄旗一边。这是因为几十年来正、镶两黄旗同枯荣共生死的命运,也因为多尔袞执政时,索尼作为正黄旗大臣吃尽了正白旗的苦头,受了许多凌辱。他长期对苏克萨哈的成见,除了鄙视其为人而外,也是把对多尔袞两白旗的怨恨迁怒于他了。所以他的奏对也很坚决:

“皇上,圈换旗地是恢复祖制、仰法太祖太宗皇帝的大事!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反复阻挠,其实在违逆先皇遗诏、违逆皇上登基时文武百官之誓。誓言中曾提及。凡结党乱政之人,夺算加诛!眼下正应此誓,决不可宽贷!”

玄烨把目光转向苏克萨哈。玄烨一向不喜欢此人,暗中用“阴柔奸滑”四个字去形容他。但此时见他低头垂手、默默无语,怕冷似的缩着肩膀,显得十分孤零胆怯,玄烨不由得生出一丝怜悯,口气中就略带了一点鼓励,说:“苏大臣,你看呢?”

苏克萨哈像个病人,缓缓站起,躬腰垂头。声音又低又弱:“禀皇上,奴才是正白旗人,不便奏对。乞皇上见谅……”

他还能说什么?辅政之初,他就看到了自己的劣势,所以结了鳌拜这门亲以为援手。当初他讦告多尔袞谋逆,虽然因而受到顺治帝的宠信,获得了尊荣富贵,可是两白旗信服他的人并不多。忠于多尔袞的人恨他骂他,背叛多尔袞的人妒忌他。他花了很大气力,好不容易因皇上的暗助才在正白旗里站稳脚跟,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帮人马,这些人也渐渐分布到内院六部等处。但和两黄旗相比,实力还是大大不如。

汤若望案起,苏克萨哈野心勃勃,要借此良机扩展一番;谁知闹了个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,反与鳌拜结了怨恨。他也会努力弥合裂痕,可鳌拜已不念姻亲之情,拈出两旗换地这么个题目来踩咕他。鳌拜的性格和能力他太清楚了,知道他不踢开自

已决不罢休，所以先下手为强，借朝廷今年秋天以来的一股“汉气”，鼓起余勇跟对手较量。结果他败下阵来。因为鳌拜联合了索尼、遏必隆，苏、朱、王三人被逮问判罪，便是苏克萨哈的垮台，他哪里还能挣扎？唯一的出路，就是俯首乞怜，从此亦步亦趋地听他们摆布。

玄烨对苏克萨哈泛出青色的面容瞥了一眼，既可怜他又瞧不起他。如果此时他还敢奋起抗辩一番，或许还能赢得玄烨的尊敬。可他却是这么一副脓包样！……玄烨请四位辅臣入座，镇静地说道：

“苏纳海身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兼户部尚书，朱昌祚王登联也是国家封疆大吏，不同平民小官，处置必须十分慎重，方得人心信服。索尼乃四朝老臣，一向忠谨，此事必能把握。卿傅等再仔细商议，务必既合朝廷法度，又体上天好生之德。去吧！”

四位辅臣叩拜后，出宫而去。他们心里明白，十三岁的小皇上无论怎样聪明天纵，无论怎样关心朝政、喜爱治国之道，终究不过十三岁！他用清亮的童音所表达的乃是太皇太后的意思。所以一路默默无语，各想各的心事。鳌拜又被皇上召回，大约是询问明日南苑射猎的事，不一会儿也回到体仁阁。四人自办手下的一摊事务。

苏克萨哈借一件题本为由，与索尼讲了几句闲话后，说：“索公，皇上的意思，还是要慎重为上。刑部所议，照准便可。你说呢？”

苏克萨哈刚刚走开，鳌拜又过来，沉声道：“索公，我已拟好旨意，请过目。”

索尼看了一遍，惊讶地耸起白茸茸的眉毛：“皇上刚才还说

……”

鳌拜认真地说：“这是皇上后来的意思。”

索尼沉吟着：“皇上并未亲政，不过咨询而已。太皇太后……”

鳌拜浓眉一竖，气概飞扬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事至关紧要，已到了这个地步，有进无退！有人怪罪，鳌拜担当！”

索尼看看鳌拜，又盯着鳌拜拟就的圣旨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十二月二十一，午时方过。刑部北所那棵大榆树旁曾囚禁过汤若望的监房，牢门突然大开，一名刑部满郎中出现了，四名旗丁分列两旁。他脸上毫无表情，大喝道：

“圣旨下！”

身缠铁链的王登联撩袍双膝跪倒，静听宣读：

“苏纳海奉差拨地，种种奸巧，不愿迁移，迟延藐旨；朱昌祚王登联身为总督巡抚，各有专任职掌，拨地事不照所委料理，妄行具奏，又将奏疏与苏纳海看，且疏内不止言民间困苦，竟将旗下不愿迁移之处一并具题。情罪俱属重大。苏纳海、朱昌祚、王登联着即处绞，其家产免籍没。钦此！”

王登联跪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满郎中收起圣旨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对王登联一个跪安：“王大人，小官给您道喜了！”他站起来，见犯人仍无反应，便对身后的旗丁一招手，旗丁手执白色帛带就上来了。

王登联突然猛地立起，大喝一声：“慢！”旗丁们被这震动屋宇的一吼吓得一愣，不由得后退了两步。

满郎中惊异不定，目露凶光地笑道：“王大人，您可不要……”

王登联一挥手，仿佛挥着一把长剑，截住了满郎中的话音，他威严地命令：“解铁链！”

缩在牢门口的狱卒，在满郎中的示意下，连忙上前开锁，取掉了王登联身上所有的铁镣。

“笔墨侍候！”

众人被他的气势慑住了。狱卒恭恭敬敬地用木盘端着笔砚走到他跟前，竟不由自主地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跪倒，把木盘高高举过头顶。

王登联一把抓住大笔，饱蘸浓墨，左手撩着胡须，向牢房阴暗的墙壁挥去，运笔飞快又非常有力。他动用的不只是胳膊和手腕，而是全身的每一根经络每一块肌肉的合力；洒向壁上的仿佛也不是浓墨，而是他的一腔热血！十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，闪烁着逼人的光芒：

为民请命，死非其罪！

为民请命，死得其所！

王登联把大笔一扔，仰天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伸出右手，从眼角抹去几滴滚烫滚烫的泪，向长空挥手一弹，随后，像一尊石像一般，高贵地挺立着，平静地说道：

“来吧。”

……

朱昌祚听完满郎中宣读的圣旨，顿时瘫在那里，四肢颤抖、脸色大变，片刻之间就泫然涕下，泪流满面。

满郎中照例一跪安：“朱大人，小官向您道喜！”

朱昌祚呜咽着说：“我……知道了！……朝廷免我家产籍没

……皇恩浩荡。朱昌祚……谢恩了!……”说到后来,他已泣不成声。

“朱大人还有什么嘱托?”满郎中问了一句。

朱昌祚站起身,狱卒把他身上的铁镣取走,他便在窗下踱着步子,不时用泪眼透过窗户看看外面阴沉沉的天色,语无伦次地说:“……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?但愿儿孙们读书成器罢了……”

“朱大人,时候不早了!”满郎中的催促。

“是,是!我知道!……”朱昌祚满面惊惶,容色惨白,望着四名旗丁手中的帛带,徘徊着、颤抖着。

满郎中不耐烦了,大声说:“朱大人,看你敢上疏请停圈换,人人以为你是条忠烈汉子,武死战,文死谏,最是气概!没想到你是这么个怕死的孬种!”

朱昌祚愣了一愣,跟着泪如雨下,呜咽着说:“报应,这是报应啊!……三年前我为自救,陷乌程、归安两学官于死地;三年来,我日夜不安,有愧于心;今日,果然追到我头上来了!……天道好还,天道好还哪!……”

满郎中见朱昌祚终不肯自行引绝,便对四名旗丁一点头,示意他们动手。四名健壮高大的旗丁大步上前,猛地抱住朱昌祚,朱昌祚惊叫一声,失去了知觉。他们将他胖大的身体放倒,一名旗丁从容地把帛带绕在朱昌祚的脖子上。

苏纳海一见牢门大开,刑部满郎中和四名旗丁站在面前,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满郎中展开圣旨要读,苏纳海大手一张,笑道:

“我知道了,你不必读。这是整拜他们的旨意,欺皇上年幼罢了!”

满郎中只得向前跪安道喜。

苏纳海说：“不用跟我来这个，我是朝廷大臣、旗下勇士，自有体度。拿酒来！”

苏纳海是满洲大臣，所以虽监禁也不上铁镣，允许家奴进狱服侍主人。听他一声唤，家仆连忙奉上酒坛酒杯和食盒。跪在一旁为他斟酒，那眼泪忍不住就滚落下来，小声说道“主子有什么话要吩咐的……奴才好禀告主母和小主子……”

苏纳海瞥了家仆一眼，生气地说：“不许哭！旗下勇士战死疆场，虽死犹生，是家族的荣耀！告诉他们，就当我是战死的英灵！”说罢哈哈大笑，举杯痛饮。后来，他扔了杯子，端起酒坛。如长鲸吸川。一饮而尽。高举酒坛，往地下一摔，“哗啦”一声巨响，在寂静中震得人们悚然失色。

苏纳海捋着胡须，从容命家仆把垫褥铺在牢房正中，随后对着正北方向三跪九叩，高声说：“皇上，奴才不能为皇上尽力了。奴才去见先皇帝，禀告一切。先皇帝决饶不过这些乱他法度的奸贼！”

苏纳海起立，重新整理了辫发和胡须，之后，端端正正地躺下，盖好皮袍，拿一块衣襟蒙住自己头脸，淡淡地说：“可以了，来吧。”

旗丁战战兢兢持着帛带走近苏纳海，苏纳海突然掀开衣襟，吓得旗丁惊叫，后退不迭。只见苏纳海指着帛带神气十足地说：“我差一点忘记了。这帛带性软，不足以致我死。取弓弦来。”

弓弦取来了，那是十五石弓的弓弦，崭新的，又粗又硬，雪一样白，闪着刺目的光。旗丁使用它的时候。都不由自主地落泪了……

苏纳海、朱昌祚、王登联处绞的次日，辅臣又宣布追论原

户部尚书英武尔代之罪。英武尔代是正白旗大臣，太宗皇帝之婿、顺治皇帝之姐夫、多罗额駙一等公，和苏纳海同族。因为最初拨地不公平就出于此人，所以谕旨中说：“英武尔代若在，应行正法。因其已故，将官职尽行革去，家产地亩籍没。”

第三天，圈换土地的最后圣旨下来了：镶黄旗迁移壮丁四万零六百名，拨给蓟州遵化迁安三处原正白旗分内地、民地、开垦地、投充汉人地二十万三千垧。正白旗将迁移壮丁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一名，拨给玉田丰润永平滦州乐亭开平等处民地、开垦地、多出地、投充汉人地十一万一千八百零五垧。自今日起，立即圈换。

圈地那一日，天寒地冻，北风凛冽，滴水成冰。小小的靠山村二十来户人家，男女老少上百口子，除了老病走不动的，都出来了，默默地站在村边、站在地头，在刺骨的寒风中抖瑟着，一声不响，满脸凄惶，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田地。户部官员大呼小叫地指挥着人役，正在那儿往地下砸进一根根石桩和木桩的标志。沉重的铁锤、锐利的尖桩，扎进地里不会冒血吗？……是他们的心在冒血、在颤抖！

户部官员一进村就向百姓宣告朝廷圣旨：这一片地是前明废藩地，原在应圈之列。二十多年未圈，被村民无偿占用，虽然按年完纳田赋钱粮，可还欠着朝廷的地价银两。今圈归正白旗为旗地，地价银开恩免征。

真是霸道！夺了地还要充恩人！可谁敢吭声？——远处威风凛凛地站着一队全副戎装刀枪闪光的正白旗骑兵！

梦姑身子已不大方便了，还非要出来看不可。同春为她披上厚厚的斗篷，小心地扶着她，一同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。北